

【鹅城春秋】□何志成

被湮没的历史名园——惠州兼园

据《惠州西湖志》记载，惠州历史上有多个名园，其中较为著名的私家名园有李氏山园和叶氏泌园。李氏山园是由北宋进士李思纯所建，位于今子西岭附近，北宋唐庚居惠州曾在园中筑庐而居。该园高下数十亩，草木华实，临江有潜珍阁，苏轼居惠期间曾为之作铭。叶氏泌园是明南京兵部尚书叶梦熊之孙、世袭锦衣卫叶维城别业，位于今丰湖惠州学院内，即屈大均诗“归筑楼台半是湖”和陈恭尹诗“实得龟峰千顷波，增筑楼台三百堵”是也。该园有亭、台、楼、榭，名流文宴，盛极一时。除此之外，清初惠州还有一座著名的、与李氏山园和叶氏泌园对比毫无逊色，但却被近、现代惠州人遗忘的私家名园——叶氏兼园。

兼园位于惠州府城之南山（今市十一小学西侧高地），在澹归和尚所作的《兼园记》中曰：“园之观前兼江，后兼湖，外兼山，介于内外之间兼城廓；内兼宅，宅兼池，池内兼山……同兼独……古兼新……大兼小……平兼峻……密兼旷，斯兼之名之所独得也”，故名之兼园。《兼园记》描述兼园之美，是“密树复阶，疏竹拂径……迎朝曦，纳晚凉；清风可呼，碧涛欲应，焕若文漪”。有“梧

凤”“寿燕”“潜斋”“书屋”等厅堂，更有“挹游”“含余”“翠翠”“万象”“来鹤”等亭阁点缀其间；还有“孟公”“采荣”两高台，台下有池，池有曲栏小桥，老榕卧池；小径芭蕉和桃参差，松竹与梅相映。更兼该园地理位置优越，前为西支江（兼江），后为丰湖（兼湖），介于方山和银岗岭之间（兼山），处于郡城之中（兼城）；在园中登高远望，东面直对白鹤峰东坡故居，只见“万家鳞次，两江飞流，交于几席”；西面俯瞰丰湖，碧波潋滟，远山含黛，雁塔、苏堤、孤屿、荔浦等名迹一览无遗。这座园林与顺德清晖园、东莞可园、佛山梁园、番禺余荫山房这清代广东四大名园对比也毫无逊色。

这座位于惠州府城内的历史名园，为何会过早衰落以致后来被人们遗忘呢？这要从兼园题记的澹归和尚说起。

澹归和尚俗名金堡，字道隐，明崇祯十三年进士，曾知临清；明中央政权崩溃后事南明，任兵科给事。因金堡在南明小朝廷内与袁彭年、丁时魁、刘湘客、蒙正发等结为朋党，号称“五虎”，于朝中联手连劾三名宰相，为事过甚，被永历皇帝杖戍清浪卫。他起程行至桂林，遇清兵南下，他以明末“遗臣”自居，与清皇朝采取不合

态度，遂窜入桂林茅坪庵剃发为僧，法号性因。清顺治九年，他前往广州拜函皇（惠州博罗高僧函可师兄）为师，更名今释，字澹归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前明大学士李永茂之弟舍丹霞山旧宅为别传寺（今名丹霞寺），请澹归和尚主持，开堂说法。清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澹归和尚托体趺连惠州，与郡人叶维城、姚子蓉、叶许山、龚章等交往甚密，经常结伴游湖唱和，并将所作诗文集为《鹅城唱和诗》收入其《遍行堂集》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澹归和尚说偈端坐而逝，时年六十七岁。澹归和尚圆寂后安葬在丹霞山海螺峰下，其生前所撰《遍行堂集》藏在丹霞寺附近山洞。

因澹归和尚挂锡惠州期间，常与惠州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聚首于兼园，抨击时弊，慷慨悲歌，使这座私家园林染上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。在清皇朝卧榻之下，岂容他人酣睡，这可能是致使兼园过早衰落的主因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年）三月，叶许山后人叶瑞五在寿亭（原兼园寿燕堂）招饮顺德何绎。何绎是广东“北田五子”之一，目睹当时兼园景物，写了一首七言变韵长诗，前两韵曰：“城中大小山有六，无如此山快人目；苍松百尺夹广路，袅袅青萝挂

高木。路穷忽见有人家，依然鸡犬与桑麻；此间男女并耕作，群羊曝日眠野花。”在何绎的笔下，澹归和尚题写《兼园记》过后二十年，兼园虽然风景依旧，但已洗尽铅华，走向衰落了。至乾隆四十一年（1775年），澹归和尚逝世后藏在山洞的《遍行堂集》被官府发现，因集中载有反清复明和触犯时忌的言论，引发了一场文字狱，株连僧俗五百余人。此后《遍行堂集》连同他在惠州所作的诗文，一起被列为禁书而在内地佚散无存。郡人怕触犯时忌，遭受株连，自然更不敢再提兼园之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座兼园逐渐湮没及被人们遗忘，也是情理中的事。

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惠州学者吴定球先生于2002年6月在香港志莲净院藏书室中，发现了澹归和尚在惠州所作的部分诗文，其中就有《兼园记》。征得净院主持同意，吴定球先生将这些诗文复印带回惠州，这座“兼园”才重新被郡人所认识。惠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，又是现代园林绿化名城，澹归和尚《兼园记》的发现，使宋代李氏山园、明代泌园、清代兼园这三大名园与现代的惠州园林连接起来，形成完整的园林历史链条，实在是惠州园林文化的一件幸事。

作者
手记

晓明的惠州，相继出现了一批较大型的私家园林，并相对集中于惠州府城和西湖周边地区。这些园林的营造，巧妙地利用了西湖山水幽深秀邃的自然风光，兼容天地之美的特点，反映了明代惠州社会的文人情趣和审美时尚。这些园林为风韵天然的惠州西湖增添了亮丽的人文景观，叶氏兼园就是其中佼佼者。

叶氏兼园是晚明惠州官宦宣叶维阳的私家园林，明清鼎革后为反清志士托迹留连的地方，故不容于新朝官府而湮没。清初澹归和尚作客该园，认为该园“以无所不有为独胜”，并因此为园主人写下了《兼园记》。澹归和尚在该记中，一口气使用的22个“兼”字，突显了兼园建造的特点以及它所蕴含的惠州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。

（何志成）

老屋

□子墨

于人间，这是宿命与非宿命的交替

如同单薄的炊烟写给长河的信

人们并不知道了些什么就看到它一直挥舞着双臂涂抹着多彩的朝霞

还有蛛网也在风中微笑内在的业力在阳台长出翅膀

没有些许的惊慌只是梦醒时分，或许是下一次远航

东坡亭

2019年12月5日，接到民协秘书长通知，获赠一本《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》，第二天一早兴冲冲赶去市博物馆拿书。

去年初，白鹤峰苏东坡祠重建对外开放，我还专程一个人前去参观，虽然苏东坡像的身子过于臃肿显得失真，虽然还原的古迹位置让人存疑，但我还是很开心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。

因为在此之前，这里除了了一口荒废的东坡井，有关苏东坡的遗迹都已荡然无存，仅仅在民间留下一个地名——东坡亭。

现在出版《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》，里面收录了苏东坡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对苏东坡祠留下的珍贵文名，大家对苏东坡祠的历史变迁将会有一个全面细致的了解。

如此关注苏东坡祠，因我与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渊源。从小到大，直到三十岁，我一直住在这里，我们叫它东坡亭。现在叫苏东坡祠，我还很不习惯，觉得别扭，为什么不是叫东坡亭呢？这里从来都是叫东坡亭的。翻开书，我终于找到答案。在《惠州白鹤峰东坡祠大事记》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宋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……‘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，即其居定祠祀焉。’”距最早称祠，已近千年。“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……后俗称东坡亭。”原来东坡亭是民间俗称，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苏东坡祠所在的白鹤峰只是一座小山峰，地处桥东旧城，周围建有围墙，自成一方天地。我小的时候，这里是惠州卫生学校。我就读的第十小学就在白鹤峰脚下，多位同学住在卫生学校里面（他们的家长是卫生学校的老师），因此常到卫生学校玩耍，对这个地方也算是相当熟悉了。

白鹤峰西面山势陡峭，有一道狭窄的石阶通往山下，下面树木葱茏，掩映在树木中的一栋房子是学校的食堂，食堂边上即是围墙；东面则较为平缓，一条土泥路沿着山势蜿蜒而下，顺着山边连向南面的学校大门，在靠近大门的地方，有一栋让人色变的骇人楼房，里面有供学习解剖的尸体标本，每次从那里经过我总感到害怕，从不敢多望一眼，东面下来还有一片平坦的开阔地，是学校的生活区，宿舍前后有许多颇有年头的荔枝树和龙眼树，树上常有俗称“花姑娘”的昆虫静静地趴在树干上，它漂亮的身子隐藏在斑驳的树干里极难辨认，小孩子没事总喜欢在树下仰头寻找，如果有发现就会欣喜若狂；北面是临江峭壁，峭壁上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藤蔓，垂直的峭壁成为天然的屏障。现在重建的苏东坡祠将出入口建在西北面，依次建筑的翟夫子舍、林婆酒肆以及

及石阶山门紧挨着峭壁的位置，是否与史实相符呢？朝南是唯一的出入口，出了卫校大门就是著名的东坡亭粮仓。粮仓共四个大仓库，每个仓库之间还有一块宽阔的空地。过去粮食紧张，却有着巨大的粮仓，据说是为了备战而“广积粮”，需要储备三年粮食。后来粮仓没了用武之地，丢空多年，现在在配套苏东坡祠重建，改造为东坡亭粮仓文化产业创意园，倒也与苏东坡祠互相映衬，相得益彰。

从粮仓的坡道下来就是熙熙攘攘的惠新西街，坡道右侧是我曾经就读的第十小学，左侧是四号粮站。粮站前有一棵巨大的木棉树，这也许是惠州最大最古老的木棉树了，因此没人叫这四号粮站，而是叫“木棉树下”。木棉树下是个小小世界，有人理发，有人摆摊，有人乘凉……每到春夏之交，树上的木棉花随风飘落，“啪”的一声砸在地上，小孩子就会跑上前哄抢；有时还会砸在人的头上，引来一阵笑声。可惜，这棵木棉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。

我所居住的东坡亭商业局宿舍是由两座楼房组成的院子，在白鹤峰的东南面，与粮仓隔路相望，背后是龙井巷。龙井巷巷口的龙井即为白鹤峰风水格局五井中的东井，亦称阴井，白鹤峰上的东坡井则为阳井。龙井巷朝北有一小道通至东江边，在靠近酒厂的地方，即卫生学校东面围墙外，现在惠州的杨屋附近，坊间传闻曾是苏东坡两度寓居的嘉佑寺原址，而目前史料皆认定嘉佑寺原址为学背街东坡小学园。但就像现在嘉佑寺已迁往河南岸，当年是否也曾从此处迁往学背街东坡小学呢？这是值得文史人员加以考证的。我们从记载嘉佑寺的关键语汇里多少能为坊间传闻找到佐证，像“白鹤峰山下”“与合江楼隔江对望”等。苏东坡在嘉佑寺作诗《江郊》的引言同样可以印证：“惠州归县治之北，数百步抵江，少西有盘石小潭，可以垂钓。”钓矶石俗称石矶头，位于白鹤峰西侧，由白鹤峰东面步行至西侧江边，正符合“数百步抵江”的描述，而学背街东坡小学则远在数公里之外。龙井巷古井旁边的一些民居以及我所居住的商业局宿舍的一部分，坊间传闻为嘉佑寺僧房遗址，而苏东坡寓居嘉佑寺正是住在嘉佑寺的僧房里。这么说来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与千年前的苏东坡做了邻居呢。

因了苏东坡，白鹤峰的卫生学校、山下的粮仓，以及粮仓对面的商业局宿舍，地名都统称东坡亭。小时候虽然不知道苏东坡的具体事迹，却知道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因此很为这个地名而自豪，当别人问起住在哪里，总是很响亮地回答：“东坡亭！”孩子听到，常会齐声吟唱一首童谣：“东坡亭，有条绳，绑只乌贼，令令称……”

1990年，我搬离东坡亭，但东坡亭以及那些童年往事已永远烙在心中，成为一种甜蜜的回忆。

作者 手记

童年经历是人生最珍贵的记忆，对于写作者而言，童年经历更是写作的源泉和动力。因此，获赠《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》，即激发我写出这篇童年回忆文章。尽管我童年生活过的东坡亭并非文化意义上的苏东坡祠，但它却曾真实存在

于这个地方。随着社会变迁，历史的痕迹会消失殆尽，就像文中提到的嘉佑寺传闻，现在已难以考证了。但过去，不管是好是坏，它就是那么存在过，真实地还原过去，哪怕一个小片段也是有意义的，这或许是这篇文章的一点点小作用吧。

（林惠聪）



宋·赵佶
腊梅双禽图
(四川省博物馆收藏)

千年芬芳

□黄丽萍

西湖的梅花开了，又十余日，深山的梅花也开了。梨化梅园虽然漫山遍野种满白梅，但远远瞧去，映入眼帘的，并不是那种铺天盖地、目不暇接的白，而是星星点点、寻寻觅觅的白。山中梅树没有经过人为的斧斫裁剪，也许没有疏影横斜的曲欹风姿，却不乏暗香浮动的自然芬芳。花开时节，林间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千树万树，尽皆卸下了青葱绿叶的多余繁饰，只有洁白如玉的霜花朵朵傲立枝头，美得清雅脱俗，摄人心魄。

说起惠州的梅花，会不自觉想起苏东坡。

元丰六年，东坡被贬黄州时，曾作一首《定风波》，盛赞好友王巩的侍妾，名叫柔奴。王巩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到比黄州更偏远的岭南，柔奴陪伴他共赴“瘴疠之地”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不离。东坡对好友充满歉疚之情，真心感谢这位歌女对王巩的关怀与慰藉。词中写道：“万里归来颜愈少，微笑。笑时犹带岭梅香。”这是岭南的梅花，东坡虽足未涉岭海，而先闻其香。

如今，陪嫁妆村成了当地一张旅游名片，被誉为“中国爱情第一村”。许多慕名前来的情侣，都会到“陪嫁妆村”的榔榆树下许愿，在榔榆树上系上红丝带，也系上自己对爱情的美好祝愿，希望自己的爱情千年不渝。

西湖的竹，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，教会了他成竹在胸；余杭望江楼的石榴，秾艳一枝，芳心千重，激起了他柔情万种；黄州定惠院的海棠，雨中有泪，月下清澈，放纵了他一饮千钟……而惠州松风亭的梅花，卧树独秀，冷艳幽光，陪伴他度过了孤苦的寒冬。

东坡年近六旬，落两职，追一官，贬谪岭海，垂老投荒。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，寓居合江楼，是月十八日迁居嘉佑寺。嘉佑寺僻远孤寂，破败荒芜，甚至门可罗雀。东坡居于此，衰疾交攻，与死为邻，“悄如病鹤栖荒园”。只有松风亭下荆棘丛中的两株白梅“天香国艳肯相顾”，伴君幽独，如天涯流落再度相逢的挚友知己，穿越季节和生命的严冬，对“先生独饮勿叹息”，给东坡带来丝丝温情。日间村中梅，月下路边梅，花开时青雪皎洁，东坡都写尽了。最喜欢的，是《再用前韵》中的前四句：

罗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为骨冰为魂。纷纷初疑月桂树，耿耿独与参横看。说起惠州的梅花，会不自觉想起苏东坡。

有的罪名，东坡问心无愧，绽放文坛，傲霜斗雪。在惠州，他酿酒饮客，买药救人，台风肆虐、火灾发生则督促当局察灾扶民，极力促成东新桥和西新桥建设。东坡也许辜负了父亲取名为“轼（车前横木）”令其韬光养晦的良苦用心，辜负了文与可“休问事”“莫吟诗”的反复叮咛，即使成了“不得签署公事”的失意之人，也改不了为民请命的“毛病”。在我看来，东坡正如梅花，生来就是玉骨冰魂，虽饱经忧患，福祸无常，仍然是一片冰心未蒙尘。

东坡另有一阙《西江月·梅花》词是为悼念王朝云而作。朝云十二岁入苏家，默默陪伴东坡二十三年。于东坡，朝云绝非伺候起居的普通侍妾，点破学士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的是她，追随东坡远谪岭南，无怨无悔的是她，与东坡参禅悟道、出入佛法的也是她。在她这位散花天女面前，东坡清澈如水，甘为维摩。朝云命苦，早年家贫，沦为歌妓。东坡纳为妾，生一子，未满周岁而夭。一生飘零，随东坡忽南忽北，辗转流离，未尝有一日安定。年仅三十四岁的朝云在惠州染时疫，且死，仍心强志坚，诵《金刚经》四句偈而亡。东坡在词中写道：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肌自有仙风……高风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”将朝云比作不同凡俗、自带仙风的高洁梅花，实在是对这位奇女子最贴切的赞美。

如今，东坡离惠已千年，梅花几度开又落？花开时节，名动鹅城。那摄人心魄的玉骨冰魂，香自苦寒的淡淡芬芳，是东坡的品格，也是东坡的味道。